



幸福路

□杨力

表叔所处的靠山村山高路远,土薄地稀,前些年政府实施异地搬迁,抵触情绪最大的就是表叔。

表叔有一门手艺,那就是竹编。他编的簸箕、背篋、蒸笼,曾经也给一家人带来不错的收益,靠这份收益,表叔把两个女儿都送到了山外的学校读书。但最近几年竹编生意一落千丈,市面上需求量锐减,靠山村又交通不便,编出的成品堆满了院墙,成了风雨侵蚀的废品。

前年表叔的大女儿被查出亚急性白血病,虽然把命抢救回来了,但病根却没解决,每个月靠输血才能保命。输血是一笔巨大的开支,即便这样,执拗的表叔仍不愿意迁往山外,让上们动员的工作组十分头疼。

这一天,工作组又来到了表叔家,同来的还有一位花甲老人。老人拿起表叔编好的果篮看了看,称赞做工细腻,很

见功力。这时工作组才介绍,花甲老人是城里竹编艺术馆的老板,听说表叔竹编技术了得,又眼见为实,希望今后和表叔合作,由他们提供竹编图样,请表叔代为编织加工,实现双赢。

表叔一听有人包销他的竹编产品,当然很开心。但花甲老人说,马上是雨季,山路泥泞,收购的车上不来。表叔听懂了,这不是变着花样让他下山嘛!可山里人一旦离开大山,就像没了根的作物,既说不起活,又难以谋生。表叔又犹豫了。

雨季到了。还没等到雨歇,表叔的大女儿却突然出血不止,好不容易打通“120”,救护车又上不来,表叔背起大女儿深一脚浅一脚往山下赶,半道上遇上了拿着担架上山的急救人员,看着医生护士一身的泥浆,表叔有说不出的愧疚。

大女儿好转后,工作组带表叔去城里的竹编艺术馆参观。馆内展示的精美竹编把表叔看得目不暇接,每一件都令他赞叹不已。表叔看见自己编的那只果篮也在其中,顿时惊奇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不错,这就是你编的果篮,也在艺术馆展出!”身后声音响起,表叔回头一望,是满面笑容的花甲老人。

表叔有些兴奋地问:“你这个老板有意思,把收来的竹编不拿去卖,却摆在这儿当菩萨供着!”

工作组这才解释:“其实老人不是什么老板,而是县里的竹编非遗传承人。他认可的竹编不愁销路,部分艺术品甚至销往海外。”

从艺术馆出来,表叔对同行的工作组说:“其实我之前只以为编东西可以挣口饭钱,今天走这一趟,让我看到自己还有点用。”

工作组由衷地说:“异地搬迁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大举措,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生活得更好。故土难离,但离开如果是生活的贫穷和精神的贫瘠,我们就应该顺势而为。就拿你一家子来说,两个女儿都需要有一个好的就医环境和学习环境,精心编织的竹编产品也盼着有更广阔的市场,通过异地搬迁就能实现这一切,所以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啊!”

表叔终于告别了大山,搬进了配套齐全的楼房,除了生活条件变好,文化活动精神生活也很丰富。表叔感慨万千,他今天才明白,靠山村真正的靠山,是党,是政府,是整个国家的惠民好政策。

武隆有座焦王寨

□唐鱼跃

我是在焦王寨土生土长,并从焦王寨走出来的孩子。

中学时,每周来回都要淌过一条河、爬过两道崖、翻过三道岗,那是一条需要用小脚板一寸一寸丈量、穿过荒芜人迹、踏过雷雨风霜的路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,焦王寨成了我内心对家乡最坚定的代名词。我的家乡经过很多次改名,从解放后的共和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铁矿乡,再到今天的大洞河乡。乡名在不断地变,但十里八乡对焦王寨的印象始终如一,焦王寨在祖父辈和我的记忆里,更是挥之不去,深深扎根。

挥之不去的,是伴随我成长的焦王寨的困与苦。

这个地方,因被大洞河的深沟峭谷和大娄山余脉大梁子隔绝,人口虽不多,政府也不独设乡治。没有公路之前,出行的乡民要么翻过海拔1千多米的高山,要么涉渡河,攀爬上开凿在峡谷两边高达数十丈的悬崖峭壁路上。在外乡人眼中,这里地瘠民贫、气候恶劣、匪患为患,是穷山恶水、偏远荒僻的不毛之地。

曾经的乡民们为了生计,只能使出

一身壮力,在鸡尾山下背起或挑起沉沉的铁矿石,穿着用草鞋编打的烂草鞋,沿者悬崖盘山上越出的一条青石路,一路翻山越岭,负重二十多公里路,到达长坝矿坪(今长坝中学),挣几分劳力钱。所以,“泥土坯房半年粮,有女不嫁铁郎郎”的俗语,在十里八乡人口相传。那个时候,即便是走出大山在县城工作的年轻人,都不愿提自己是焦王寨的,因为那会被人鄙夷轻视。

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地方,山峦沟谷也限制不了乡民们的想象,竟然能把一个明朝社撰的,发生在北宋年间北方边境的故事框架,硬生生地嫁接到了南方大娄山深处的穷乡僻壤里来。西边有个穆杨沟,传说是穆桂英的练兵场;东边有个杨思岩,传说是杨六郎因带兵太少,在此思考如何攻打穆桂英的地方;南边有个焦王寨,传说是焦赞的村寨,后被杨六郎降服。杨六郎打败穆桂英也是借着焦赞的力量。方圆60余平方公里的山山坳坳,被传说故事的丝线实实在在地串联了起来。

或许他们不知道,就是这场侃侃而谈的龙门阵,将焦王寨彻彻底底地融入了世代乡民的血液,刻进了世代乡民的骨髓。从那时起,世居于此的焦王寨人,一代又一代地向向着穆杨沟鸡鸣狗吠、炊烟袅袅的富足安康,传承着杨思岩上运筹帷幄、克敌制胜的智慧胆识,崇尚着杨门忠烈的侠肝义胆、精忠卫国。

深深扎根的,是焦王寨在未来的兴与旺。因为工作的关系,现在,我回焦王寨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当我开始不知不觉把他乡当成了故乡的时候,每回一次焦王寨,眼睛看到的,耳朵听到的,时常让人兴奋。兴奋啥呢?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盛赞武隆,过去的穷

乡僻壤如今变成了人间仙境。我的家乡大洞河焦王寨,就是这人间仙境的一部分。近年来,顶天立地的焦王寨人,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,把握住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,利用得天独厚的峡谷喀斯特资源优势,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产业,全力改善公路为主的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居环境,不仅在短短几年间拔掉了深埋在山梁沟壑里的穷根,还成了重庆主城区市民避暑纳凉、度假休闲、旅游观光的打卡地。

从前的焦王寨,已被时代的洪流抹上了一道亮色,整个山乡旧貌换新颜。如今的鸡尾山,金鸡啼鸣,在夕阳之下与天相接,雄厚、空旷而高远;穆杨沟的田园人家,在云雾的陪衬下,舒适、滋润而安宁。曾经阻碍乡民走出去的大梁子和大洞河,如今林海涛涛旖旎苍翠,峡谷峭壁静默清凉。高山峡谷不再是封闭和贫穷,而是游客追逐向往的诗和远方。

追随着焦王寨,一个从前想逃离、逃离的焦王寨,一个今天吸引八方客人接踵而至的焦王寨。

乡僻壤如今变成了人间仙境。我的家乡大洞河焦王寨,就是这人间仙境的一部分。近年来,顶天立地的焦王寨人,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,把握住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,利用得天独厚的峡谷喀斯特资源优势,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产业,全力改善公路为主的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居环境,不仅在短短几年间拔掉了深埋在山梁沟壑里的穷根,还成了重庆主城区市民避暑纳凉、度假休闲、旅游观光的打卡地。

从前的焦王寨,已被时代的洪流抹上了一道亮色,整个山乡旧貌换新颜。如今的鸡尾山,金鸡啼鸣,在夕阳之下与天相接,雄厚、空旷而高远;穆杨沟的田园人家,在云雾的陪衬下,舒适、滋润而安宁。曾经阻碍乡民走出去的大梁子和大洞河,如今林海涛涛旖旎苍翠,峡谷峭壁静默清凉。高山峡谷不再是封闭和贫穷,而是游客追逐向往的诗和远方。

追随着焦王寨,一个从前想逃离、逃离的焦王寨,一个今天吸引八方客人接踵而至的焦王寨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恩师陶梅岑先生溘然长逝一月有余了。

“故人恰似庭中树,一日秋风一日疏。”人生就像坐上了一条“单程船”,进入下半段旅程后,不断有同行的亲友故人到岸下船、挥手作别。待我回过神来,那故人已快速退出视野,而影子会越来越模糊,令人叹惋。而陶老则不然,瞻仰着他的著作,欣赏着他的墨宝,回忆着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,那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的当代君子形象仍清晰如昨,感觉从未离开。

陶梅岑先生1932年1月15日出生于万州一个书香世家,1949年毕业于重庆建国新闻专科学校,同年12月参加革命,为万县和平解放贡献了力量。先生青年好学上进,但命运多舛;中年下放乡村,仍潜心育人;壮年老骥奋蹄,喜报国有门;老年与时偕行,勤治学修身。一生初心不改,自强不息,笔耕不辍,成就斐然。曾任《万县日报》记者、编辑,中小学教师,县政协文史委主任,县书协主席。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2002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。作品先后在《书法导报》《书法报》《中国书法》《文史杂志》《人民政协报》等报刊发表,出版有《万州双壁》《陶梅岑文集》《陶梅岑书法论文集》《拥抱生活的墨痕》和钢笔字帖数种,在书法创作、书法教学、书法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、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贡献卓著。

我认识陶梅岑先生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我,在县城一小任教。彼时,先生曾经遭受的不自之冤得以彻底平反,被调到万县政协任文史委主任。先生如鱼得水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,主编文史资料40余万字。工作之余,他潜心实践硬笔书法。1986年先生的作品入展“首届全国硬笔书法大展”,所著《怎样写好钢笔字》等三种钢笔字帖相继出版发行。那时电脑尚未兴起,写一手漂亮的钢笔

凭栏望

君子之风 山高水长

——忆陶梅岑先生

□陈志

字是人们的渴求。地区和县里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,支持先生开展硬笔书法教学,掀起了一场硬笔书法热,受益于先生的教师、学生、工人、农民、机关干部等不计其数。本就爱好书法的我,拜先生为师,研习硬笔书法。先生见我有一定基础,热情为我指点迷津,传授技艺而分文不取。在先生的悉心指教下,我长进很快,曾荣获万县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。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坚持下来,辜负了先生的厚望。

1989年,万县文化馆主办的《新花》报编辑吴承汉先生约我为拟发的一组文化名流近照配写散文诗,我毫不迟疑选择写陶梅岑先生。我去先生处采访,先生反复强调,写人要实事求是,千万别拔高,不要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。我在《题赠陶梅岑》中这样写道:“字如其人,人如其字,沉稳中透出潇洒,坚韧里露出旷达。我千百遍地读你练字的老茧,读你熬热的眼睛,读你生命里最深沉的领悟,读你人生迟到的春天……”时隔多年,每每回看此文总是懊悔不已。特别是当看到先生写给我的信件中,对我这个小他30多岁的晚辈没有一处不是用的敬称“您”,更是为先生的谦卑恭谨而肃然起敬,为自己当年的孟浪无礼深感无地自容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。22岁的我,在吴承汉、陶梅岑先生等前辈的鼓励下,与县城的几个文学青

年一道发起成立了小雨诗社,并担任《小雨诗报》主编。先生三次为《小雨诗报》题写报名,每一次都写了多稿,直到满意为止。先生对报纸编辑经验丰富,手把手教我们如何选稿、改稿、排版,如何加强与读者的联系。每当我们遇到困难,先生总是有求必应,不厌其烦,让我们如沐春风,受益匪浅。

先生对晚辈厚爱有加,用心用情。我每次履新,先生得悉后,总不忘写信或打电话表示祝贺。1999年春,我刚刚经历一次工作调动,先生寄信于我,信中写道:“我想您一定会珍惜仅有一次的青春年华,多积累些知识,多做出一二事情。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,勉励我珍惜时光,不负韶华。“我现在是想多读点书,让自己聪明一点、懂得多一点,但买了一些书,却无力(时间、精力)去读;想做一点事,心里想得到,却没有力量去做(做好、做差都不要紧),所以心里时常不如意,有种‘莫奈何’的焦灼。那知后来还会平反复出,在‘炼狱’中早知十多年再苦再累也该埋头去读许多许多的书,练就一身有用的本领。果如是,就不会有今日精神上的饥渴与力不从心了。”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我是莫大的鞭策和激励,读书做事稍有懈怠,便觉愧对恩师。

2008年“5·12”汶川地震后,我写了一首诗《川》,在5月27日《三峡都市报》发表后,先生以册页的形式精心书写拙诗赠予我。随册页送来的,还有一封书

信,信中写道:“《川》诗写得很好,灵机一动找到此字的笔画和三点水作支点生发丰富的联想,借以传达自己深挚的情感,新颖真挚不落俗套。我很喜欢它,将它写了下来送给您作为纪念。临阵仓皇,行笔、铃印多有败笔。但作为表达我对此诗的爱重,还是不计工拙送给您吧!”一位76岁的老人,为了鼓励学生工作之余坚持创作,在长达5米多的册页上,用毛笔一字一字书写了65行,并亲自设计装裱,这是怎样一份深情厚礼!怎能不令学生感激涕零,终身珍藏之!

2008年底,我到一事业单位任“一把手”,想请先生为我办公室写一匾额。我到先生家商量书写的内容,提出可写“厚德载物”或“上善若水”等,先生沉吟半晌,说:“那些都太常见。不如写‘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’,如何?”我顿时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,先生是在用《论语》中的这句话,提醒我要行稳致远,谨防被“围猎”啊!这块匾额就像一口警钟,陪伴我辗转走过多个部门,告诫我始终保持自省自律,直至退出实职岗位。

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先生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退休后,先生协助儿子开办广告公司,坚持低收费,对素不相识的求字者分文不取也是常有的事。后来又住在宿舍临门面开了一个工作室。他说:“我开工作室的目的,是想尽一己之力,弘扬传统文化,传播书法艺术,近距离为群众提供书法服

务。”他的作品深受市民喜爱,大多数都是免费馈赠的,就连小区物管请他写个告示、通知什么的,也从未推辞。多年前,我们几个学生请先生吃饭,最后还是他悄悄去买了单,给出的理由竟然是,最近为一企业书写了牌匾,润笔费给得有点高,大家分享了“一个偏旁部首”,让他很有成就感!去年先生生病住院,我去看望他老人家,临别送1000元以表心意,他以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为由拒收,最后竟不惜以绝交相威胁,硬是将钱退给了我。

先生一直热情参与万州的文化建设,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。2009年,区里组织对已毁的《万州西山格言碑》进行校订重刻,与格言碑结下“一世情缘”的先生参与了多次集体讨论最终定稿的全过程,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先生撰写的导读文章《让身边经典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》,与碑文和注释一并在当年的《三峡都市报》刊发。2012年,由先生以颜楷书写的《万州西山格言碑》被重刻于万州西山公园“静园”,看到自己凝聚了二十多年心血的格言碑重新面世,先生喜不自禁,赋诗一首:“壮岁一诺心中藏,为伊憔悴为伊忙;二十余年磨一剑,白首成喜欲欲狂。”2014年,区政协组织开展万州城市形象语言献策活动,先生以文史专家的身份参与了“三生有幸平湖万州”的前期挖掘提炼、后期宣传推广的全过程。先生书写的“三生有幸平湖万州”形象语从全

四时新

最好新秋时

□甘武进

“处暑无三日,新凉直万金”。处暑,即为“出暑”,是炎热离开的意思。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处,去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暑气进入尾声,空气里少了一些燥热的味道,多了一丝凉意。

“秋气堪悲未必然,轻寒正是可人天。”在家乡,过了处暑,晚上才能自然睡。那是种渴望已久的享受,尤其在乡下。打开窗户,凉爽伴着微弱的虫鸣悄然而至。手拿蒲扇轻摇,慢慢进入梦乡。夜半时分,凉意渐浓,睡意朦胧中,摸索着拿起早已准备在旁的薄被单,随意盖在身上,无比舒适中一觉到天明。

“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。”田野里,万物已有清秋之意。早上,晨风拂面,空气清新,沁人肺腑;中午,阳光不再灼热;黄昏,夕阳低垂,徐徐晚风吹皱一池秋水。稻田间,稻谷泛黄,已丰收在望;果园里,葡萄、梨、桃……都熟了,色彩鲜艳夺目。“晒秋图”呼之欲出,美不胜收。

没有了暑气的天空,风轻云淡。“七月八月看巧云”,那些云彩也慵懒起来,聚聚散散,自由自在。即便下雨,云彩也是薄薄的,雨线细细密密的,满世界都是烟雨朦胧的样子,像是天空和大地诉情,多了江南烟雨的况味。

最美的是一场秋雨。凉气掺杂细雨拂面而来,紧密地织成千丝万缕的细线垂下,柔和里透着凉意,温情里含着执着,平静中透着坚定和深沉,滋润大地万物。“处暑雨,粒粒皆是米”“三伏已过,骄阳化为霖”,可见处暑雨水如金。田野里,乡亲们笑了。春天,他们满怀希望在庄稼地里播种;夏天,施肥浇灌、防病虫害;秋天,终于品尝到丰收的喜悦——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喜悦之外,还有独属于秋日的新凉。处暑节气的那缕新凉,带来的那阵秋风、那场秋雨,让人心生欢喜。夏日的燥热褪去,初秋的清凉爽爽散开来。坐在屋檐下,捧起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籍,慢读;端起凉爽的绿茶,慢品;放上一首曲子,细听;说上几句温暖的话,情深。胸怀从前旧事,憧憬美好未来,伸手是秋天的清凉,收手是心间的温暖。

“处暑方过夜新凉,几番秋雨送秋光。”处暑,季节的一个片段,生活的一个画面。它让人的心绪去掉惆怅和戾气,抛弃无谓的幻想与烦恼,追寻一种反思后的超然与洒脱。这个时候,我们不妨终结身体的燥热不安,冷静思索;人生虽长,生命却只有一季,在这个美好而凉爽的时节里,且行且珍惜……



国50多位应征者中胜出,成为规范字体正式对外发布,产生了广泛影响。2019年,市里组织开展“晒文化·晒风景”大型文旅推介活动,万州“书记晒文旅”宣传片末尾出现的“畅游三峡万州出发”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,亦出自先生的手笔。《三峡都市报》报名也是先生所书。

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、回报人民,先生与时偕行,退休后靠死记硬背五笔输入法,学会了电脑写作、网上查阅资料、运用电脑绘图设计、利用QQ收发文件等,其熟练程度超过不少年轻人。先生惜时如金,他以“不教一日闲过”为座右铭,毕生践行着《西山格言碑》中的格言:“如欲成一个人,先要吃得苦,耐得劳。凡是做一件事,总要慎于始,奋于终。”先生晚年,除了生病住院,没有哪一天停止读书、研究和书写,直至以九十高龄辞世。

“逝水东流虽不返,却令后世仰高风。”陶梅岑先生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、敬业奉献的高尚情怀、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感动了一座城。先生辞世后,不少市民朋友一大早就赶到殡仪馆参加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,或到灵堂前吊唁,送先生最后一程。文朋诗友纷纷写诗撰文、挥毫谱曲,追忆先生德艺双馨的感人事迹。

“暮年逢盛世/心旷神怡怡/老骥追新梦/得得奋蹄蹄”“假我百年/愿愿长忙不愿闲/更将梦圆圆”,耄耋之年的先生曾这样以诗词言志。而今,当我们行走在万州城乡,乃至周边区县,目睹先生的作品已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融入三峡大地,眼见先生所钟爱的事业后继有人,感悟先生的君子之风正在越来越多晚辈后学的身上传承弘扬,倍感欣慰。我想对先生说:您的梦已圆,得享高寿,人生无憾,可以安息于天堂,含笑于九泉了。

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!”